



0446539

龍吟藝文小說
129

女記者的情迷

歐陽青◎著



現代書報集團

龍吟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

女記者的情迷／歐陽青著。——第1
版。——臺北市：龍吟文化出版：
知道總經銷，1995〔民84〕
面；公分。——（龍吟藝文小
說；129）
ISBN 957-689-231-7（平裝）

857.7

84001395

女記者的情迷

作者：歐陽青
發行人：朱寶龍
責任編輯：唐宇珍
校對：蘇士尹·張嘉芳·唐宇珍
出版者：龍吟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社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35號1F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
電話：7911197·7918621
電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郵撥：0017944-1
總經理：知道出版有限公司
電話：9395450·9385215

排版：陽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電話／(02)5363181 傳真／(02)5367810

1995年3月第1版第1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5283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李永然律師、蕭雄淋律師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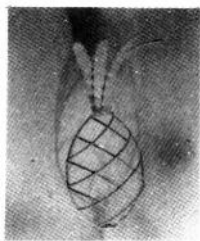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ISBN 957-689-231-7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
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
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
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

四季之歌。

人說春夢作一回

便要一回

醒

如寒冬裡兜頭一盆冷水

的醒法

冷澈澈的

痛

不能言語

世紀末的愛情

歐陽青

長長的電影結束了，工作人員的名單還在銀幕上閃著，觀眾們卻已毫無興趣，疏疏落落的往安全門走去。我站起身來活動活動筋骨，也隨著人潮往大門移動。人人都說「東邪西毒」很難看也看不懂，可我還是來了。一個人來的，因為我絕不想讓親朋好友們罵我不夠意思，爛片自己看了就算，大肆宣傳可就太不該了。

星期一的早場，有興致看電影的人不多，幾對情侶們卿卿我我、狀若無人的談笑著，看不出來他們對這片子滿意與否，但洋溢在他們臉上的是十足的甜蜜，教人好生羨慕。

什麼是世紀末的愛情？如同「夜夜夜狂」的尚，由於無法忍受生命盡頭前孤單乏味的日子而來者不拒，不管什麼人，只要能陪他一段就好？抑或是如「東邪西毒」裏的張國榮，因

爲嚮往名利財勢，毅然決然地拋棄至愛，遠走他鄉永不回頭呢？我沒有答案。

從小，我就愛讀小說，小學四年級就捧著厚厚一本紅樓夢，似懂非懂地翻看著，年紀漸長種類愈繁，現在已經百無禁忌，什麼書都看了。但印象最深刻的還是「天龍八部」後記陳世驥先生的那句話，「無人不寬，有情皆孽」。書中每個主角都有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，而這情卻令他們有苦說不出。

這句話在我聽來，是大有道理的。世上芸芸衆生誰是無情？就連釋迦牟尼佛都以有情度一切衆生，何況我們凡人最是執著情愛呵！當時偶然起了寫小說的念頭，心中第一個躍起的，便是這八個字「無人不寬，有情皆孽」，若我能將這世間諸般情愛反映在書上，也等是自娛娛人了。

這也是我刻意把書中的每個主角，都寫成既矛盾衝突卻又執著情愛的緣故；無人不寬，有情皆孽。我從來都是這樣的人，下了決心要做的事就全力以赴，要做就要做最好的，所以儘管這本書的形成是偶然的因素，但，我是用了心的；或許不甚圓滿，但這世間本就缺憾，小說的世界總是比較溫馨，你說，是嗎？

期待任何指教。

第一章

由這扇落地窗看出去，原本晴朗的天空此刻被詭異的陰雲籠罩著，正如同這間偌大的辦公室裏，波濤洶湧的情緒正沉重的壓著每一個參加會議的成員，這些全是殷氏企業的精英。

殷氏企業的精英？列席且居於重要地位的殷飛收回他神遊窗外的目光，俊俏的臉龐泛著譏諷的冷笑。如果黑社會的殺手大哥靠著販賣白粉而坐上企業家寶座的，也能算得上是精英的話，那麼毫無疑問的，他的父親殷至剛絕對是箇中好手，精英中的精英，他陰鬱的想著。

是的，如今揚名國內及東南亞的殷氏企業就是由黑社會起家的。在台灣經濟剛起飛的時候，殷至剛靠著販賣白粉、古柯鹼所賺到的錢，大量投資房地產、股票等致富，竟也在上流社會搶佔了一席之地，所以，在外表上，殷至剛是一位成功致富的商人，但骨子裏，他仍流

著黑社會殘忍的血。

殷飛是殷至剛的獨子，除了外表承襲殷至剛俊美精雕般的五官外，內在卻是完全不同的。殷飛沉穩而內斂，自從他有了判斷是非的能力開始，他就對這種異於常人的「家族企業」深惡痛絕，他不只一次想逃，徹底逃出這個是非不分、流血殺戮的日子，但他不能，只因他的父親，所以他內心愈掙扎，他就愈沉默。

殷飛一如往常的，片語不發地坐在總經理的位子上，聆聽著與會眾人的意見，只是今天有些不大一樣，因為泰國的地盤被國際刑警給盯上了。

「老大，都怪弟兄們太過大意了，連警察混進來都沒有警覺到。」有著一臉慄悍之氣的孫平一面說著，一邊將泰方的接頭人資料遞給殷至剛觀看，「這些人都不能留了。」

殷至剛鐵青著一張臉，多年來黑道上打滾的經驗，早已使他練就了喜怒不形於色的本事；但，泰國的毒品市場實在是太誘人了，當年與毒梟肥龍的一場大戰，死傷了不少人，才硬吃下了這塊地盤，如今一下子放手實在心有不甘。

殷至剛怒敲了那價值不菲的紅心黑木的會議桌，「難道除了放棄，我們一點辦法也沒有嗎？」

「老大，再不放手，給那批國際刑警追到香港，可就糟啦！我們禁不起再喪失一個根據

地的損失。」劉建林沉聲的說著。外貌忠厚的他，卻是個殺人不眨眼的職業殺手，當年受殷至剛救助，爲了報恩，做了殷家二十多年忠誠的僕人，是殷至剛得意的左右手。

從小，劉建林看著殷飛長大，他深知這位殷氏少主，除非逼不得已，否則絕不過問黑道事務的脾氣，但殷氏始終還是要由他繼承，儘管不願，殷飛還是得在他父親的老部下面前表現出他殷至剛之子的風範，所以劉建林以眼神示意殷飛做些表示。

殷飛意識到劉叔的眼光後，在心裏暗嘆了一口氣，如果可能，他真想裝聾作啞以求脫離這一切，「爸，泰國丟了就算了，我們也有不少生意在東南亞，不要因小失大。」

殷至剛將他銳利的目光轉向他深以自豪的獨子。從小，深沉而內斂的性格使殷飛經常沉默不開口，表現出事不關己的冷漠，即使親如父母，也未能打進他的心防，而在十四歲之後，他第一次拿水果刀殺人開始，他的話就更少了，往往他這個做父親的也不明白殷飛在想什麼。

殷至剛的神色微鬆懈了下來，「事情既然已到了這個地步，再說什麼也是枉然。林四全，你到泰國善後，切記不要留下任何線索，明白嗎？」

看到老大鬆了口，衆人如釋重負。林四全應道：「知道了，老大。」

殷至剛環顧衆人之後，說：「没事了，散會吧！飛兒、老劉，你們留下，我有話跟你們

說。」

殷氏企業旗下對外的一切正當生意，如酒吧、旅館、百貨公司等都是由殷飛負責，這也是殷至剛把殷飛送往美國主修法律及企管的原因，要保住殷氏企業永續經營。至於黑道上的走私及販毒，則是殷至剛自己交涉，但現在，他打算讓殷飛來接手。

殷至剛坐進他那陳列在辦公室裏的高級沙發，示意隨後跟進的兩人坐下後，才開口問道：「日本方面的井上次郎什麼時候到達台北？」

劉建林恭敬的欠了欠身說：「就快到了，下星期三是我們和他們井上家族見面攤牌的日子。」

「就讓飛兒去跟他交涉吧。飛兒，道上的規矩也學著點，不要讓我手下的人看輕了你，以為你接不了我的棒子，鎮壓不住他們。」殷至剛雙眼炯炯有神的望著他的兒子，眼光中透露了一絲期望及一絲殷切。

與他有著相當類似的一對眸子中，卻是一貫的清澈與冷冽，「是，爸爸，我不會讓你失望的。」殷飛還是一貫的淡漠，將心中所有的厭惡給遮蓋住了。



李云柔穿著一襲鮮黃色的及膝洋裝，神采飄逸地踩著輕快的腳步，緩慢地推開了松江路六福客棧的玻璃門，顧盼之間，一雙柔和的美目流露出自信與驚人的美艷。她一眼就看見了她今天所要約談的對象，龍騰投資集團的陳總經理。

服務生走上前招呼著：「小姐，請問幾位？」

「找人，我已經看見了，謝謝。」李云柔淡笑著回答，邊走近了陳總。

有些不對勁。兩年多來記者工作的訓練，以及新聞系長久以來薰陶的敏銳性，早已把她的第六感訓練得再敏感不過了，她提高了警覺。

「藍山咖啡，謝了。」打發走服務生後，李云柔揚了揚她那細長卻又不失帥氣的雙眉，不在乎的笑了，「您好，陳總，讓你久等了。」

「別客氣，還有一位想見妳的人呢！」陳總不懷好意的指了指坐在旁桌的男人。

李云柔看著那男人移駕過來，才好整以暇的寒暄著，「原來是王董事長來了，今兒個是什麼風把您給吹來了。」她在心裏暗罵了一聲，全是老狐狸一堆。

龍騰的幕後老闆王董事長揮動著他那肥厚多肉的手，怕的一聲，把最新一期的《今日企業》扔在桌上，「哼，李云柔，別再惺惺作態了，這篇報導在寫些什麼，妳自己心裏有數。」

云柔根本不必花費任何時間去看桌上的雜誌，她當然清楚得很，因為那是她近一年來辛苦追蹤報導的成果。「也好，既然已經談到主題了，那我們也就不用再浪費時間了，讓我們把話說清楚吧！龍騰表面上是正當投資企業，私底下卻是吃人不吐骨頭的放高利貸，多少人為此傾家盪產，王董事長，是也不是？」

王董惡狠狠的說：「那又如何？商場上有人肯放，就有人肯要，妳懂是不懂？」

云柔冷靜的強自壓抑內心陣陣湧現而出的憤怒，「你絕對有權利選擇你的商業伎倆，但記者也有權利把真相公諸於社會，你也許能逃過法律的制裁，但你休想逃過輿論的制裁，我鎖定你們龍騰也有好一段的時間了，就是因為我有責任替那些被你們榨乾半生心血的人主持公道。」

王董事長憤怒至極，伸出右手食指直逼到云柔面前，「我要告妳毀謗，讓妳在新聞界待不下去，嘗嘗跟我作對的下場。」

「請便，誰能說這篇報導不實呢？是放高利貸這段有損龍騰的清譽呢？還是意圖宣告公司破產，想捲款潛逃這段純屬空穴來風呢？哼，你能告誰啊？」云柔美麗的臉龐盡是不屑的冷笑。

陳總眼看著場面要僵，忙堆滿了笑出來打圓場，「李小姐，其實也不用鬧到這種地步

嘛！我們也知道跑新聞的喜歡挖內幕、搶獨家，就衝著我們往後的合作關係，這次就算了，下一期再登一次龍騰並沒有瀕臨破產好嗎？」

云柔正色的說：「這正是我今天約你出來的目的。」一邊從荷包中取出了一張四十萬的即期支票，遞給陳總，「這是你託人放在我辦公桌上的，我不能收，你拿回去吧！我們就當這事沒有發生過。」

坐在一旁早已怒火叢生的王董搶著發言，「李云柔，妳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，妳給我記著，總有一天我要妳栽在我手上。」

「好啊！這又是一條新聞了，龍騰瀕臨破產之際，還威脅女記者。」云柔慢條斯理的說來，把王董弄得臉上一陣青一陣白的。

他們心中也知再求下去也是無濟於事，只好相繼離開了座位，王董臨走之前還不忘撂下一句狠話，「山不轉路轉，總有一天會教妳落在我手上，人無千日好，妳可要牢牢的記著。」

云柔輕嘆了一口氣，冷笑的望著他們狼狽的退出，心裏想著，像這種狐假虎威的人她見多了，從來都只會在口頭上說說罷了，他們不會也不敢動手的。

她繼續坐在位子上啣著咖啡，享受著夏日午后難得的偷閒時光，正打算研擬下個採訪專

題的對象時，驀然間，她敏銳的第六感告訴她，有一道熾熱的目光在注視著她。

她懷著被瞪視的不悅轉過身來，尋找那個無理的傢伙。才轉過身，她就被一張酷似希臘雕像般的臉給吸引住了，那男子有著一雙如豹般深邃銳利的大眼睛，此刻正肆無忌憚的投射在云柔臉上，使她感到一股被穿透、直視入內心的感覺。高挺的鼻梁，完美的下巴弧度及薄唇，天啊，那是個多麼英俊又帶有貴族氣息的男人。

他們兩人就這樣相互凝視了許久，云柔突然驚覺到這樣回視一個陌生男子的眼光實在是有些不適當，她微低了頭，卻再也掩不住臉上漸泛起的紅暈，以及內心隱隱揚起的悸動，她不禁有些羞澀，難道剛才那一幕全給他瞧見了？！

云柔心中微覺有氣，暗罵自己，又不是沒見過帥哥，竟對一個不認識的人如此心動，「真是見鬼了。」她低聲咕囁著，起身結帳後，輕快的步出了六福客棧的大門，甩開了惱人的目光，卻再也甩不掉那留在腦海中的深刻印記，那有著一雙如豹般明亮尖銳的眼神。



殷飛戀戀不捨的收回他依然眷戀在那黃衫女孩身上的目光，藉著舉起手邊的酒杯低嚙一口，以遮掩他嘴角不經意揚起的微笑。其實從那女孩一進門開始，他就注意到了，她那齊肩

微髻的秀髮飄揚，生動柔和的大眼睛配上精緻姣好的五官，身材穠纖合度，輕易地攫住每個人的目光。

尤其是她那不算高亢，卻又義正詞嚴的教訓那兩個市儈的生意人，更是讓人大為激賞，好一個正義凜然的女神呵！想到此，殷飛臉上的笑意更濃了，他原本以為答應國內知名大律師何冠博的邀約，是件既無聊又無趣的事，但現在他可不是這麼想了。

「殷先生嗎？在下何冠博，抱歉，臨時有事，耽誤了點時間，希望你別見怪。」突如其來的言語，打斷了殷飛的遐思。

「殷飛，幸會。」

兩人也藉此相互打量對方。殷飛没想到在國內享有盛名的大律師竟如此的年輕，而且氣質高雅，顯然是自律甚嚴、生活嚴謹之人。而從何冠博的眼中來看，殷飛是一個冷靜犀利，必要時會不顧一切以達到目的的人。此時兩人心中都同時浮現出一種不可忽視對方的印象。

「今天冒昧邀請殷先生來，實在是家父何執中的意思。」何冠博斯文的解釋著，他決定先禮後兵，「家父在木柵山坡的那座茶園，今年初賣給貴公司，改建為觀光茶園，並在合約中簽定不會變更土地用途的。但現在為何通知我們要改建成一座大型遊樂中心？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，我希望殷先生能給我們一個交代。」

語氣雖然謙和卻不掩咄咄逼人的口吻，殷飛早已習慣了喜怒不形於色的談判方式，所以他連眉毛也不曾動一下，「不錯，是有這麼一份合約，但在合約中也簽署了一份附則，一旦有其他的變更計畫，是不需雙方批准的，單方同意，即可動工。我相信何大律師不應該不知道吧！」

「哦，這正是我找你的原因，殷先生，你不覺得你們殷氏的作風太過霸道了嗎？」何冠博對他這種三言兩語輕描淡寫的解釋嗤之以鼻，忿然的說：「那一帶茶園的擁有者連同家父全是老實人，在那塊土地上住了許多年，對於那塊曾經陪伴他們成長、給予家計支持的土地保有一份戀眷之情，你們怎能利用他們做為欺騙的伎倆呢？」

殷飛冰冷尖銳卻又充滿揶揄的聲音再度揚起，「他們可也沒吃虧啊！我們公司給予的土地取得金比一般市價高出兩成，可使得他們大撈了一筆，在商言商，這是項挺公平的買賣。」

何冠博心中暗自思索金錢的問題，總覺得其中似乎有些問題，但此刻並不是示弱的好時機，他搖頭說：「但再多的金錢也無法取代人的情感，更何況是多年來靠地維生、世代居住在那兒的老農民，我希望貴公司能慎重考慮，不要做出為富不仁的事來，令人齒冷。」

「這項土地計畫的受益者太多，有許多金錢與利益的糾纏，不是我們殷氏企業單方面所

能掌握的。」殷飛絲毫不顯露他內心的祕密，其實他也看不慣殷氏的強取豪奪，但他還是冷酷的加了一句：「何先生，我確信法律之前是講理、講證據，而不是講情的，容我提醒你這一點。」

這番話果然擊中了何冠博的弱點，他臉色微白，有一會兒的時間只能望著面前殘酷的對手而說不出話來。但他還是不能放棄，再度試圖打動殷飛的心，「難道你們不能維持原案嗎？據說變更土地計畫是由令尊一手促成的。」

殷飛一聽到他父親，眼光只有更深幽森冷了，他拒絕再談下去，下意識地抗拒自己和父親之間愈來愈深的鴻溝。「也就是因為是他，所以我無能為力。何先生，你請吧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我也沒什麼好說的了，我將盡一切的辦法逼使你們改變計畫，下次見面，我們就是敵而非友了。」何冠博定定的望著殷飛。

「我的榮幸，何先生。」殷飛也炯炯有神的回視著他，他覺得有必要對這充滿正義感的人提出些警告，「看來你從未在任何案件上失敗過是嗎？」見他點了頭以示肯定之後，又說：「請容我奉勸你一句，你將面對的不是別人，而是整個殷氏企業，願你有個堅強的身體與意志接受考驗，仔細瞧瞧你將會把自己陷入什麼樣的僵局裏。」

何冠博不為所動，「我相信世上還是有正義與公理的，在法庭上我相信還是會還給我們